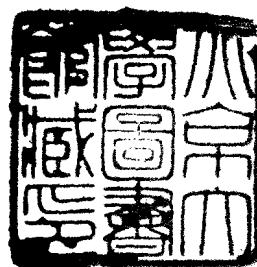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中華大藏經

漢文部分
七五



中華書局

內封題簽 李一氓
裝幀設計 伍端端

中華大藏經
(漢文部分)
第七五冊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6·60% 印張·插頁 2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 1—720冊 定價：250元
ISBN 7—101—01269—8/B·234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

第七十五冊目錄

卷九

卷一〇

卷一一

卷一二

卷一三

卷一四

卷一五

卷一六

卷一七

卷一八

卷一九

卷二〇

卷二一

卷二二

卷二三

卷二五

卷二六

卷二七

卷二八

七五
八四
九七
一〇五
一一二
一二三
一三〇
一三五
一三八
一四〇
一四五
一五一
一五六
一六〇
一六六
一七三
一八一
一八八
一九八
二〇五
二一八
二三〇
二三九

千字文編次 亭

一六八六 嘉泰普燈錄三十卷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正受編

(明洪武南藏本)

卷一

雷庵受禪師行業

進嘉泰普燈錄上皇帝書

嘉泰普燈錄總目

校勘記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目 錄

二

卷二九

卷三〇

一六八七 五燈會元目錄三卷

(清藏本)

卷上

校勘記

卷中

校勘記

卷下

校勘記

一六八八 五燈會元五十七卷

宋沙門大川濟纂

(清藏本)

卷一

五燈會元序

校勘記

卷二

校勘記

卷三

校勘記

二四七
二五八

卷四
卷五

校勘記

卷六

校勘記

卷七

校勘記

卷八

校勘記

卷九

校勘記

卷一〇

校勘記

卷一一

校勘記

卷一二

校勘記

卷一三

校勘記

三三七

三四七

三四八

三五七

三五八

三六八

三六九

三七九

三八〇

三九一

三九〇

四〇一

四〇二

四一三

四一二

四二四

四二五

四三五

四三六

四四六

目録

卷一四	校勘記	四五七	四五八	四六七	四六八	四六九	四七八	四七七	四七八	四六八	四六七	四五八	四五七	五七五	五六五	五六四	五六五	五六六	五六七	五六六	五六七	五六六	五六七	五六五	
卷二五	校勘記	卷二六	校勘記	卷二七	校勘記	卷二八	校勘記	卷二九	校勘記	卷二〇	校勘記	卷二一	校勘記	卷二二	校勘記	卷二三	校勘記	卷二四	校勘記	卷二五	校勘記	卷二六	校勘記	卷二七	校勘記
五五四	五五四	五四三	五四三	五三四	五三四	五三三	五三三	五二三	五二三	五一二	五一二	五〇一	五〇〇	四九〇	四八九	四七八	四七八	四七七	四六八	四六七	四五六	四五四	四五四	校勘記	
卷二三	校勘記	卷二二	校勘記	卷二一	校勘記	卷二〇	校勘記	卷一九	校勘記	卷一八	校勘記	卷一七	校勘記	卷一六	校勘記	卷一五	校勘記	卷一四	校勘記	卷一三	校勘記	卷一二	校勘記	卷一二	校勘記
六六三	六五三	六五二	六四二	六四一	六三一	六三〇	六二〇	六一九	六一八	六二〇	六三〇	六三一	六三二	卷三二	校勘記	卷三一	校勘記	卷三〇	校勘記	卷二九	校勘記	卷二八	校勘記	卷二七	校勘記

目 錄

四

卷三四	校勘記	六六四	七七三
卷三五	校勘記	六七四	七八三
卷三六	校勘記	六七五	七八四
卷三七	校勘記	六八五	七八五
卷三八	校勘記	六八六	七八六
卷三九	校勘記	六九六	七八七
卷四〇	校勘記	六九七	七八八
卷四一	校勘記	七〇七	七八九
卷四二	校勘記	七〇八	七八〇
卷四三	校勘記	七〇九	七八一
卷四四	校勘記	七一〇	七八二
卷四五	校勘記	七一九	七八三
卷四五	校勘記	七二九	七八四
卷四六	校勘記	七三〇	七八五
卷四七	校勘記	七四〇	七八六
卷四八	校勘記	七四一	七八七
卷四九	校勘記	七四〇	七八八
卷五〇	校勘記	七五〇	七八九
卷五一	校勘記	七五一	七八一
卷五二	校勘記	七六一	七八二
卷五三	校勘記	七六二	七八三
卷五四	校勘記	七七〇	七八四
卷四五	校勘記	七七一	七八五
卷四五	校勘記	七七二	七八六
卷四五	校勘記	七八七	七八七
卷四五	校勘記	七八六	七八八

卷五四

校勘記

八八九
九〇〇

卷四 (金藏廣勝寺本)

卷五五

校勘記

九〇一
九一
九一二

卷五 (麗藏本)

卷五六

校勘記

九二
九三
九三二

卷五 (麗藏本)

卷五七

校勘記

九二三
九三三

校勘記

亭

一六八九

御製緣識五卷
宋太宗趙昇撰

九三三
九三七
九三八
九三八
九三三

卷一 (金藏廣勝寺本)
序
校勘記

卷二 (金藏廣勝寺本)

序

校勘記

卷三 (金藏廣勝寺本)

序

校勘記

九五〇
九五
九四四
九四三
九四四
九四四
九四四

雷庵受禪師行業

師諱正受字虛中號雷庵出蘇之常熟邵氏
年十六肄儒業因游邑之慧日寺與主僧心
鑑語異其敏慧類若夙習乃曰世境虛幻百
年一瞬讀世書選官蓋若究出世法以選佛
邪師善其言毅然趨俗坐弘養母懷不敢登
居巒巒若有失母懷而詰之具道所以煩難
之師遂舉偈曰喝徹黃鐘宮吹成大石調萬
古絕知音驅揲濕處屎母知其志不可奪即
赴憩於外祖祖贊成之俾禮鑑難落登具遊
方首見應庵華於天塗機緣不契回淨惠林
月堂昌昌峭峻少許可識師於室中留侍左
右一旦指續燈喟歎曰佛祖之道潛通廣被
曾何僧俗之間是書獨取於比丘而於王侯
士庶尼師皆遺而不錄燈雖曰續如照之不
普何爾蓋爲攝所關遺扶具宗派者備成之
普燈之作遂權與矣尋謁無庵全於道場寤
堂遠於虎丘仁劬堂住中竺延寔上首未聽
佛心非文字而何願株其惑師闡示善巧疑

情水釋因言是經緯奧讀者尚不能句讀為
詮辨以幸來學當為鋟梓師乃欣然發揮義
趣又因寂音所著楞嚴贊正補葺廣為合論
繼踐月堂之屬成普燈三十卷歲十七遷而
絕編表進于朝三書咸板行于世又藏經
四大部華嚴居一焉李長者復衍而論之文
富義博鮮有能終誦者師乃括總樞要芟夷
冗長貢八十卷之經無四十卷之論東為三
卷言約理詣如措諸掌悉蒙指授師天資純
至識見超卓以闡教弘宗為心斥遠較利故
屢却名利之招方遁跡藏密庵居北郊迺以
嘉定改元歲在戊辰示微疾索筆書偈奄忽
而逝時十一月二十八日也壽六十三臘四
十七辛未歲元日授法弟子武德郎敬庵普
汝霖謹誌

蓋非文之文非言之言也燈既傳矣自一而千
萬焉有窮盡故廣之於天聖續之於靖國然二
家所著皆草創趣成凡例不立詳簡失中雖
聖君賢臣之事有不具者獨旁見間出於諸
祖章中識者以爲恨吳僧正受始著普燈凡
十有七年成三十卷前日之恨毫髮無遺矣
尤爲光明崇顯者我祖宗之明詔睿藻一
語半偈寥集登載皆有據依足以傳示萬世
實爲大訓其有功於釋門最大方上之御府
副在名山又以其別本示游俾得紀述梗槩
于後游自隆興距嘉泰五備史官今雖告老
待盡山澤猶於祖宗遺事思以塵露之微求
足山海不自知其力之不逮也嘉泰四年三
月乙酉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陞游謹書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陞游謹書
進
聖宋嘉泰普燈錄上
皇帝書

聖宋嘉泰普燈錄上
皇帝書

月日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正受謹昧
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孤山智圓之言曰
吾道如鼎也三教如足也足一虧而鼎覆焉
臣嘗慕其人稽其說乃知儒之爲教其要在
誠意道之爲教其要在虛心釋之爲教其要
在見性誠意也虛心也見性也異名同體究

厥攸歸無適而不與此道會。聖帝明王以精二相授元熙躬行亦豈外是智圓其知言哉然釋氏見性之道自如來於三藏所詮之外乃以先佛一心法印付上是飲光自飲光至達磨凡二十八傳達磨西來至于曹溪是爲六祖合而言之爲三十有三如燈傳燈光光相續故付法藏傳曰以此慧燈吹第傳授自達磨而來則此燈分輝廣照雖佛祖不可得而掩蔽矣不可得而掩蔽則往往其人謂之流通其語謂之總持總持之爲言也則有佛祖之異以佛而言者謂之結集即尊者阿彌陀是矣以祖而言者謂之編錄即沙門道原是矣若夫世尊以青蓮目顧視飲光飲光但一微笑達磨命門弟子各言其所得二祖唯禮三拜其旨固不可以語言結集編錄然顧視而微笑扣問而作禮益亦心傳冥契之跡耳發明後學自茲而始孰謂不可以集錄哉維其金章玉句歷涉深隋之來雖嘗間著於簡編尚亦未精於筆削故不能表表暴白于世至我宋物與聖聖相繼祖述既彰於洪烈睿證咸極於法源雖是七佛之間則三燈是已臣嘗侍淨慈佛行禪師道昌一日指續燈錄冒然謂臣曰三草二木之不

同及其受潤則一也彼之云潤者即此之被照也夫燈之明等及一切初不擇物而照何獨收於比丘而遺於帝王公卿師尼道俗耶如梁武帝問聖諦於達磨即葉有爲唐肅宗請塔樣於國師後明深旨裴休契機於黃檗白居易悟心於烏巢丹霞出於名儒龐蘿生於俗俚古之劉餗磨末山尼靈照女凌行婆皆載之諸集系之祖圖獨是錄未嘗及之燈雖曰續情其照之不普汝能擇正悟扶宗亦嘗督臣爲之臣因自惟祝髮入道安遠林下機此無以仰報聖君賢臣天覆海涵之恩即佩服二師之訓錄昔之今凡三燈之所不與者莫不旁搜曲取會粹致數於十有七年擴以成是書禽三十卷目錄三卷擬命其題曰嘉泰普燈錄謂既備於眾機庶可名之以普况其間登載聖朝太宗皇帝至孝宗皇帝宸音聖訓及熙世名臣見

遊續燈錄徽宗皇帝亦親製序以賜為其道可以參贊化育啓迪生民故得膺聖之發揮為有國之靈鎮臣願惟何幸而是書復得際遇於陛下成第四燈夫以傳燈二十年之後而有廣燈廣燈七十九年之之後而有續燈續燈百有一年之後而有普燈非天所相曷其使然恭惟皇帝陛下法天剛健履道希夷丕承無疆之休增鑄有永之祚會三教同歸於至治達皇極益宣於重光典御萬方宏濟羣品自然玉燭調金輪統草書同民物阜佛法於今正賴陛下舉而振之譬如大功德天清淨摩尼寶珠兩於陛下之手固不稱慶普燈之行茲維其時臣謹繕寫嚴為兩封躬詣登聞檢院投進伏望陛下尚憶靈山付囑之切仰稽列聖外護之隆有彰千載之逢時賜乙夜之覽乞詔景德天聖建中靖國故事特據睿斷錫以序文冠于卷首俾道因緣按諸奏對等錄紀述頗詳而傳廣續三燈誠未始有臣伏觀景德之初宣惠禪師道原所進傳燈錄真宗皇帝有旨令翰林楊德撰序以賜天聖之初駙馬都尉李遵勳所進廣燈錄仁宗皇帝親製序傳授慈惠述之間遺機動轉為不能自己趁

趣退縮至于再三是以藉藁山焚胃昧塵獻
尚冀頒行式禪宗教寔爲法門莫大之幸倘
臣祕之行蔭不過一私書耳此燈何自而普
哉持此一毫善力恭祝兩宮聖壽無疆
國祚延鴻天眷綿衍實臣之至摶至願併犯
宸嚴罪在不赦臣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嘉泰普燈錄總目

示衆機語二十一卷十一之二

聖君賢臣二卷二十二之

應化聖賢一卷拾遺附

廣語一卷五十二

拈古一卷六十二

頌古二卷二十七之

偈贊一卷九

雜著一卷十三

嘉泰普燈錄總目終

六

紀佛祖傳燈曰如來將化預命摩訶迦葉云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付於汝汝當護持并教阿難貳其傳化無令斷

絕廣燈曰大迦葉謂阿難云婆伽婆未圓寂時多子塔前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我我今傳付於汝原是二者蓋體涅槃及阿含等經承述之也爾後祖祖授受凡二十八傳至菩提達磨自達磨五傳而至曹溪曹溪一傳而角立是爲青原是爲南嶽自青原南嶽不十傳則嶽分矣曰臨濟曰曹洞曰雲門曰鴻仰曰法眼其印度佛祖密參奧旨歲時詳略皆備冠乎傳燈三錄之首今故纂集不復綱疊直自此土初祖菩提達磨以下依次編錄垂之無窮獨鴻仰法眼數傳而絕者不可得而載焉現在宗師接續未詳當自以俟來哲

隆興府百丈大智懷海禪師二世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二世
澧州藥山弘道惟儼禪師二世
筠州黃檗斷際希運禪師三世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三世
潭州雲巖無住晏巖禪師三世
鎮州臨濟慧照義玄禪師四世
常德府德山見性宣鑑禪師四世
荅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四世
福州雪峰真覺義存禪師五世
韶州雲門大惠雲巨翼弘明文偃禪師六世
三宗正傳宗師
魏府興化廣濟存獎禪師南嶽一十五世
南康軍雲居弘覺道膺禪師南嶽一十五世
汝州南院慧順禪師南嶽二世
隆興府鳳樓同安丕禪師南嶽二世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南嶽七世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南嶽七世
隆興府同安第二代志禪師南嶽七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南嶽八世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南嶽八世
常德府深山緣觀禪師南嶽八世
汾州大中無德善昭禪師南嶽八世
吉州青原弘濟行思禪師南嶽八世
潭州南嶽大慧懷讓禪師南嶽八世
南嶽石頭無際希遷禪師南嶽八世
江西馬祖大寂道一禪師南嶽八世

慶元府雪寶明覺重顯禪師
鄆州太陽明安警玄禪師音原九出山五出
已上分派正傳宗師語具三燈除

同安第二代外並不列章次

聯芳宗師

筠州洞山延禪師山僧

襄陽府石門獻蘊禪師音

襄陽府廣德第一代道延禪師林音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副

襄陽府洞山崇慧守初禪師副

建康府清涼智明禪師副

隨州護國演化知遠禪師副

襄陽府石門慧徹禪師音

江陵府福昌重善禪師副

襄陽府德山慧遠禪師副

汝州葉縣歸省禪師山僧

襄陽府石門慈照龍聰禪師音

汝州廣慧元璣禪師副

丞相王隨見首山念

已上聯芳宗師皆有法嗣者語具

三燈亦不列章次後有法嗣無機緣者例此

傳廣二燈遺錄及未詳宗師
隆興府鳳樓同安第二代志禪師

六代祖師

隆興府同安慧敏禪師

襄陽府廣德第二代義禪師

郢州太陽堅禪師

吉州西峰祥符圓淨雲豁禪師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

隆興府北禪懷感禪師

襄陽府石門紹遠禪師

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

筠首座

襄陽府石門聰禪師

潭州神鼎洪謹禪師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

殿院李琛音

劖門慈雲重謐禪師

鎮江府金山瑞新禪師

廬山開先善運禪師

濠州南禪聰禪師

潭州道吾詮禪師

鄧州廣濟方禪師

已上傳廣二燈遺錄及未詳宗師

機緣語句除北禪賢禪師李殿院

外悉補於祖師卷後云

初祖菩提達磨大士姓利利帝南天竺國香至工之李子也因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行化其國王與三子迎請供養施以無價寶珠祖知其授道時至顧所施殊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及此否二王子皆云此珠七寶中真唯大士所對才辦清發稱有理趣祖歎異之及香至歟衆俱號絕獨大士志求出家端坐不動尋辭二兄禮祖足曰某素不顧國位欲以法利物而未得其師久有所侍今遇尊者出家決矣願悲智見容祖與披剃受具即說偈付法眼藏仍識往震旦歲月留難佛法隆裕服勤四十餘年迨祖順世遂化本國推六宗異解由是駿馳五印歲逾五紀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蔑三寶俾無相宗首波羅提往詣王所廣開法要王悟入悔謝遂問仁者之師其誰耶曰即王之叔達磨大士也王駭然久之敕令近臣邀至宮被為餌往各大士復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辭祖塔同學及異見王駭付護持王具大舟親率臣屬送至海壠歷歲三周以梁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之二十一日始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勵具主禮迎接表奏武帝帝遣使齋詔迎歸京城十月一日抵金陵車駕郊迎延居別殿遂問聖諱機語不契至十九日潛往江北傳燈云記

據明毅宗至韶州時刺史蕭昂具禮迎接象
通年至韶州刺史蕭昂乃昂之子也以南北史續之則當
記以正宗是先是誌公傳高塵寺謂寺主靈觀曰
當有大乘菩薩自西而來廣化此國聽吾識
曰仰觀兩扇低腰捻鉤九鳥射盡惟有一頭
至即不至要假須刀逢龍即住遇水即迷
觀聞已然而識之十一月二十三日届于洛
陽時後魏孝明正光之元年傳燈云太和十一年寓止

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未嘗輞語人莫之測
有僧神光者久居伊洛博窮內外之書嘗歎
曰孔老之教粗述玄微經論之詮未盡妙理
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遑當造至
境乃夤夜參承大士闇然屹坐莫聞誨勵光
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布髮掩泥古尚若
此我何人哉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
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齊腰大士見而問曰
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泣曰惟願慈悲開
甘露門廣度羣品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
第一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
慢心欲冀真乘無勞勤苦光聞斷其左臂置
大士前大士叱而謂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
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也因爲易名曰
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曰諸佛法印
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曰禪心

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
竟光即大契悟自後同得開悟者數人魏帝
聞其異詔不至就賜伽梨瓶鉢縉帛等九
年欲逐天竺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等陳所
得竟遂顧光囑令綏護說付法偶及識語傳
衣畢與其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爲期
城太守楊衡之說法歸少林寺端居而逝即
孝莊永安二年己酉十月五日也帝遣中使

何弘簡馳書至懇告哀武帝感懷久之下詔
皇太子備誅文偕百官就奠賜寶跪一十六
事充祭約絍百束爲贊助之禮傳燈云見寶林傳十二
月二十八日魏詔奉全身塔於熊耳山定林

寺後三年武帝聞魏使宋雲見之葱嶺手鬱
隻履而歸即以所聞并魏啓塔事製始末行
實唐代宗謚曰圓覺大師塔名空觀傳燈云
梁武帝時以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卒以史考之太
和十九年壬午十一月廿一日是之太和十九年
時以實傳爲合住之特甚

塔于磁州滏陽東北七十里德宗謚曰大祖
禪師

三祖僧璨大士未詳族里自謁大祖受度傳
法隱于舒之皖公山屬周武破滅佛法往來
司空山十有餘載人無知者至開皇十二年
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前禮足云願和尚慈悲

乞與解脫法門曰誰縛汝云無人縛曰何
更求解脫信於言下大悟巾侍九祀屢以玄
微試之即授衣法往羅浮二秋舊止大業
二年十月十五日受士民檀供已復爲四衆
廣宣心要於法會大樹下合掌屹立而終舉
其身塔於山谷寺後玄宗謚曰鑑智禪師覺

寂之塔

四祖道信大士族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斬
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居
士年四十餘不言名氏作禮曰弟子身纏風
恙請和尚與懺罪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
曰覩罪性了不可得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
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

歲歸住破頭山禪侶雲集一日至黃梅路逢

佛法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
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
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然之即爲
剃髮曰是吾寶也可名僧璨乃受具說偈付
衣法後三十四載混迹人間隋開皇癸丑三
月十有六日因事怡然委順時年一百七歲

燈編明帝朝即無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卒以史考之太
和十九年壬午十一月廿一日是之太和十九年
時以實傳爲合住之特甚

正宗記

小兒骨相奇偉遂問曰子何姓云姓即有不是常姓曰是何姓云是佛性曰汝無性耶云性空故祖默識之俾侍僧至其舍誘出家奉亦知其宿緣殊無難色粗以衣法付之永徵辛亥閏月四日誠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奉真身于本山至今塔戶不閉儀相如生代宗謚大鑒禪師塔曰慈雲卷一五祖弘忍大士歎之黃梅人出周氏處女以裁松道者假陰而生隨母姓焉既薰大鑒之任遂嗣化破頭山咸亨中有廬居士者名慧能來謁祖問曰汝自何來云嶺南曰欲須何事云唯求作佛曰汝嶺南人無佛性安能作佛云人有南北佛性豈然耶祖陰與之令蓋禮廠逾八月潛以所傳屈駒梨說偈付之且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傳承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承乃爭端止於汝邊不復傳也兼記所隱之地能禮辭捧承南遷衆無知者祖自此不復上堂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寧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塔於黃梅之東山真身迄今不壞代宗謚曰大滿禪師法雨之塔六祖慧能大士盧氏子父行滔本范陽人也武德三年左宿新州正觀十二年戊戌二月

八日夜子時誕質祥光滿室父亡三歲家貧母李氏徙居南海既長市薪為養一日至邸聞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豁然開悟歸告母以為法尋師之意遂往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為友及為尼無盡藏說涅槃妙理延居寶林寺四衆雲集俄成寶坊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中道而止耶即抵西山之石室遇智達禪師指見黃梅大滿和尚滿見而罷之令人顧下一夕密授衣盂隱于懷集四會之間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届南海法性寺夜寓廊廡聞二僧競辯風幡祖為決其疑有法師印宗者嘗講大涅槃經衆所推重服其語異請問勤渠祖以理曉之宗駭然起問何以證此祖直叙得法始末出信衣悉令瞻拜印宗等作禮已復問恩大師付囑如何指授曰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無漏無爲又問何故不論禪定解脫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又問何名不二之法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不二之法且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高貴德王菩薩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之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斷名之不

二無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故知佛性乃不二之法也印宗聞已起立合掌願事為師且告眾曰此居士者真肉身菩薩也我所講說猶如毛礫彼所談論譬若精金諸人信否衆皆稽首歸依至十五日會諸名德為之剃落二月八日受滿分戒於智光律師明年春欲還舊隱宗與縕白千餘人送歸寶林韶刺史韋據謂於大梵寺普為四衆說心地法門度諸弟子於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速理舟楫時大衆哀慕乞師少留祖乃為說法要遂往國恩寺復為四衆說法有僧從幽州來參禮白言大士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願賜慈悲祖告之曰汝須自身心見莫著外法相無有乘法人心量有等見聞轉讀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切不染離諸見相念念無住建立萬法是名最上乘衆是行義不在口說汝須自修法不相待莫問吾也僧於言下心大啓悟又為道俗開示種種譬喻並識記日後留難及說偈竟中夜加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墮地時八月三日也韶新各崇靈塔舉欲迎請二郡刺史焚香決之遂鏹曹溪以十

一月十三日入塔世壽七十有六前後帝王所賜珍具甚夥同信衣藏于塔所寢宗謚曰大聖塔曰元和靈照如上註詳見傳慶二燈云

傳廣二燈遺錄及未詳宗師

隆興府鳳樓同安第二代志禪師嗣同安之父不詳侍光

同安之父不詳順世上堂謂衆曰多子塔前

宗子秀五老峰前事君何如是三舉師出應

云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謡道太平丕曰

須是這驥漢始得即以院付師端然而逝師

繼席後有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

來請師直指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云向上

事如何曰迥然不換標的即乘以湖州宗派

考之洞山價出雲居僧出同安下接威之嗣

洞山若列志在底下接威之嗣

隆興府同安慧敏禪師嗣洞山初到洞山問諸

聖以何爲命曰不間斷云還有向上事也無

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不從間斷師於言

下有省住同安日 上堂曰若是作家應須

如是舉雖然恁麼也是厨寒覩足歷

襄陽府廣德第二代義禪師嗣廣德之名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曰千年曆日雖無用犯

著依前總滅門間如何是廣德境曰清流

無間斷碧樹不會凋問不聞三乘教如何

話祖宗曰誕生王子非修進判斷山河自有

人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曰方木逗圓孔

問時人有病醫王醫醫王有病甚人醫師

展手曰與我診候云不會曰須彌徒作藥四

海謹爲湯問如何是出家幽暢處曰瑞草

爲憊不覺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

還傳否曰鐵丸募口塞難得解吞人問如

何是賓中賓曰蕩子無家計飄蓬歲不知云

如何是賓中主曰茆戶挂珠簾云如何是主

中賓曰龍樓鋪草座云如何是主中主曰東

宮雖至嫡不面聖堯顏問如何是不昏底

事曰夜半無燈燭家書歷歷宣問如何是

蓬門生貴子曰欄衫不自遮問體妙玄玄

爲甚麼今人不曉曰四足踞地乾坤熙黑

問有室女未嘗嫁婢生得一子姓箇甚麼曰

偶然衫子破闊外沒人蹤問戀崖峭峻還

具得失也無曰忻逢良便好與一推問如

何是不睡眠底眼曰昨夜三更孽不開問

如何是密室曰茆茨當大道云如何是密室

中人曰歷劫沒人敲問東星攢夜月時如

何曰互影不交光

郢州大陽堅禪師嗣大陽仁傳問如

何是玄旨曰壁上挂錢財問如何是無相

道場曰不坐菩提樹懶向雪山游

漳州福嚴良雅禪師嗣洞山初居洞山第一座山

參次僧出問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參龜山至察謂師曰我今日答這僧詰得廣云恰值某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云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之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

三月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

山見深肯之案一大聖武廟中缺引此項爲洞山初和尚作後人又誤認初和尚

雪竇頃古華語中但曰洞山缺也住福嚴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入門便見問

如何是佛曰臂長衫袖短

吉州西峰祥符圓淨雲豁禪師嗣清涼月或

郡之永和曹氏子幼棄儒爲比丘巡禮方外

發明已事晚見清涼出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曰雲遮海門樹云出世後如何曰擘破鐵圓

山於言下大悟始蒙印可歸住西峰之寶龍

雲侶駢集祥符二年真宗皇帝聞其名遣

中謁者召至訪問宗要留下梵經時冥坐

不食上嘉獎賜號圓淨既而辭歸留之不可乃聽珍錫甚隆皆不受加侍者四人命

服度弟子十人以詩寵其行四年改寶龍

曰祥符亦旌師之居也嘗有問易中要旨者

師曰夫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

於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覺之道故自四十

九衍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窮天下

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人之教也。師示寂之夜鳴鼓告衆仍說偈曰天不高地不厚自是時人觀不透但看臘月二十五依舊西南看北斗暝然而逝茶毗獲設利五色者無數合靈骨為塔焉壽七十有七臘五十懷安單雲頂德敷禪師嗣法追嘗問護國直截

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曰罷舉雲樹三秋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頌釋所疑遂返雲頂泉請住持成都師諸就銜陞座時有樂營使禮拜起回顧塔前下馬臺云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且置諸和尚吞却塔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使猛省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問僧問如何是諸聖爲人底句曰紅輪輝萬戶光燭本無心問師唱誰家曲曰石戶不留心洞玄通妙的問如何是佛曰尺短寸長襄陽府石門紹遠禪師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曰赤脚波斯鼻頭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石牛攔古路木馬驟高樓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問僧間三際不生是何人境界曰白雲連雪嶽明月混漁鈎云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靈光燦破瑠璃色大地明來絕點痕問如何是青峰家風曰向火契鉢瓜

筠首座者嗣法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林幕之有僧請與茶次乃問如何是首座爲人一著子曰過來猶記得云即今又如何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鋤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柱鋤而立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擣鋤便行

襄陽府石門聰禪師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曰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潭州神鼎洪謹禪師嗣法念首族扈氏襄陽人也自游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陽

間有僧舉論宗乘頗博捷會飯于野店中而論說不已師謂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

唯心眼鼓耳色是甚麼人語云法眼偈也曰其義如何云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般色縱然曰舌味是根境否云是師以筋筍菜置口中含胡而言曰何謂相入耶一座驚顫莫能答師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

底人好到這裏須具衲僧眼始得莫受人瞞珍重上堂風不鳴條而不破塊即且止作作箇伎倆有麼莫教帝釋惡發後有僧入室云某甲當時出來左轉一轉便歸衆師曰莫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

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仰之如古趙州上堂舉洞山云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袒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恁麼道神鼎即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上堂舉古龍牙頌曰金華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師曰神鼎即不恁麼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且道神鼎恁麼道爲當違古人順古人別有道理汝道恁麼去底人好恁麼來底人好到這裏須具衲僧眼始得莫受人瞞珍重上堂風不鳴條而不破塊即且止作作箇伎倆有麼莫教帝釋惡發後有僧入室云某甲當時出來左轉一轉便歸衆師曰莫教帝釋惡發又作麼生云知恩者少負恩者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返長沙隱于衡嶽三年生歲有相陰豪貴來游福嚴即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

師俱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即以己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朽床爲說法座其甘枯淡

不是這手脚。問撥塵見佛時如何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饑不擇食。」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處懺悔。曰：「水長船高。問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既無垢人為甚麼却浴？」曰：「清淨亦不立。」劍門慈雲重謐禪師附言。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堅起拂子。僧云：「究竟如何？」曰：「煎茶者水好日多。」同曰：「休更忉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紅輪輝萬戶。」綠木遶青山。鎮江府金山瑞新禪師附言。後住天聖。上堂曰：「德山一棒當甚麼？」英雄金山只重他解偷楚號。而研楚營臨濟。一喝當甚麼。嘆離全山只重他奪財。刀殺賊自餘天下老和尚。並是攻墻割壁。都市曰：「拈動便納敗闕。且未見一箇是盜。」孤白裘底手脚。金山恁麼剖判。諸方聞得無不努唇脣。荷也如今即是覺。舍春風習習菩提樹上華簇簇。豈知迦葉有宗風。盡把玄微為眼目。致使金山這裏土壤人稀相逢者少。然性已習成難為改革。金山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肯著他鵝臭布衫。所以為善知識者。擘金鑲於病痏碎衣珠於醉客。尚未免止灤。樓蘆不可向葛麻社裏說心誠。性說玄說妙去也。金山終不事悠悠一言道死。即休大鵬展翅。蓋十洲難邊之物鳴歎。

獸 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天聖喚作驢采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真如解脫。菩提涅槃。天聖喚作蜃沸梳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捨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宣鑄。囊中錐。僧問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云。恁麼則周偏。十方心不在一切處。曰：「泥裏撼椿。」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附言。遠臨江人也。偏游師席。以明悟為志。住德山。日值山上。堂顧視大眾。曰：「師子顰。」伸象王回顧。師猛省。因入室。陳

所見山曰：「子畢竟作麼生。」會師回顧。云：「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竇寶與語。鋒投喜其超邁。曰：「海上橫行。逼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納敬畏之。一日舉令出世。師至夜。書二偈於壁。遜去。偈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漸未廁。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寶眷眷無言應。」潭州道吾詮禪師附言。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番人不展陣。漢地沒胡蹤。」云來後如何。曰：「八方歌道泰。」一國賀無私。鄧州廣濟方禪師附言。僧問如何是佛。曰：「騎牛趁春草。背却少年爺。」問寶劍未磨時如何。曰：「烏龜鵝黑豆。」云磨後如何。曰：「庭柱挂燈籠。」

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還有見祖師底。麼於此未證。不惜眉毛為汝說破。但請孤運。其照各究其源。謂之落葉歸根。諸禪德。佛法事大開先。說得天華亂墜。於汝諸人分上。著一點不得。何故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一月在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洛陽城古。」云學人不會。曰：「少室峰高。」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曰：「依舊孟春猶寒。」問雨雪連天。為甚麼孤峰靈頂。曰：「有甚遮掩處。」其間堂話要。具在續增。僧問。如何是大道根源。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呼連宵。」

潭州道吾詮禪師附言。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番人不展陣。漢地沒胡蹤。」云來後如何。曰：「八方歌道泰。」一國賀無私。鄧州廣濟方禪師附言。僧問如何是佛。曰：「騎牛趁春草。背却少年爺。」問寶劍未磨時如何。曰：「烏龜鵝黑豆。」云磨後如何。曰：「庭柱挂燈籠。」

層二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逃出山。晚。年來請益。遂闡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上堂曰：「德山先師道落葉霜風青黃爾也。何也？」西片東衲。僧家謂之無味之譚。若雜糅不分。則一切渾成。若離披去也。則一彼一此。是以